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23年6月19日至7月14日

议程项目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
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概要

在本报告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审查了所有义务承担者，即以色列、巴勒斯坦国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对民间社会行为者的攻击、限制和骚扰。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引言和方法

1. 在根据人权理事会 S-30/1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介绍了其关于所有义务承担者攻击、限制和骚扰民间社会行为者的调查结果。

2. 委员会根据其既定的方法，并遵循各调查委员会和人权调查的标准做法，依据 127 次访谈、两轮听证会期间提供的证词、¹ 研究、与利益攸关方和专家的讨论，以及在 2022 年 11 月 2 日发出提交材料呼吁后收到的 21 份材料。报告中反映的信息主要涵盖 2020-2023 年期间。这一时期之前的信息和事态发展，只要与确定趋势的演变有关，也包括在内。只有符合“有合理的理由得出结论”这一证据标准，材料才被纳入报告。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基于委员会记录的证据以及受害者和证人的证词，包括在公开听证会期间记录的证词。

3. 委员会在报告中审查了所有义务承担者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委员会再次确认，自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国政府作为义务承担者能够行使权力的领土一直被以色列占领，这对巴勒斯坦国政府作为义务承担者履行其义务的能力构成了严峻挑战。尽管如此，在不影响以色列义务的情况下，巴勒斯坦国加入国际人权条约，在其管辖和有效控制范围内即涉及其责任。委员会还再次强调，在加沙地带内部，在哈马斯的有效控制范围内，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负有行使类似政府的职能而引起的人权义务。

4. 在本报告中，公民空间的定义是使不同的民间社会行为者，包括最受排斥和边缘化者，能够有意义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环境。² 公民空间涵盖各种行为者，包括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妇女人权维护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活动人士、非政府组织、记者、律师、学术界人士和学生、艺术家和文化活动家。就本报告而言，妇女人权维护者的定义是致力于促进妇女权利和与性别平等有关的权利的人，包括民间社会行为者和可能没有自认为是人权维护者的个人。

二. 法律框架

5. 委员会在以前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报告³ 及其职权范围⁴ 中，阐述了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的国际法律框架。委员会注意到，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目前处于以色列的战时占领之下，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同时适用于这些领土。⁵

¹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co-israel/public-hearings>.

²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CivicSpace/UN_Guidance_Note.pdf.

³ A/77/328 和 A/HRC/50/21。

⁴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1/TORs-UN-Independent_ICI_Occupied_Palestinian_Territories.pdf.

⁵ A/HRC/50/21, 第 14-25 段。另见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1/TORs-UN-Independent_ICI_Occupied_Palestinian_Territories.pdf。关于详细的法律框架，见调查委员会编写的供理事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分发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co-israel/index>。

三. 以色列当局和其他支持者

A. 公民社会的非法化

6. 委员会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民间社会行为者那里了解到，由于以色列政府推行蓄意剥夺民间社会合法地位和压制民间社会声音的战略，公民空间日益受到限制。这包括给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对为民间社会提供言论平台的机构施加压力和威胁，积极游说捐助者，以及实施旨在切断民间社会资金来源的措施。

7. 委员会记录了很多例子，表明以色列政府官员在提到民间社会组织时，或直接针对以色列人权维护者或民间社会组织时，使用侮辱性言辞，特别是针对那些在国际论坛上发言、发表关于包括种族隔离在内的国际罪行的报告和/或关于定居点商业活动的报告的人。例子包括：2016年和2018年，在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主任 Hagai El-Ad 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后，以色列官员对他进行诽谤，包括指控他与以色列的敌人合作；⁶ 2022年11月，以色列议会议员 Bezalel Smotrich (现任财政部长)称几个人权组织是一群蚊子，并说以色列必须将它们作为“生存威胁”来对待；⁷ 2023年3月，以色列议会利库德集团成员 Ariel Kallner 根据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对反犹太主义的工作定义，称“打破沉默”(以色列人权组织)为反犹太主义组织。⁸ 以色列当局还将致力于监测和报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侵犯人权行为的外国人权维护者和组织作为目标。2019年11月，以色列当局驱逐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权观察主任、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Omar Shakir。根据2017年禁止倡导抵制以色列或其定居点的人入境的法律，Shakir 先生的工作签证被吊销了。⁹ 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2020年关于定居点商业活动的报告，¹⁰ 以色列当局拒绝向人权高专办国际工作人员发放或延长签证。¹¹

8. 以色列历届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部委，包括战略事务和公共外交部¹²以及侨民事务和打击反犹太主义部，努力实现当地和国际民间社会的非法化。2023年3

⁶ <https://embassies.gov.il/un/NewsAndEvents/Pages/Danon-resond-to-B0403-7039.aspx>.

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JoB4cx_mg (希伯来文)。

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2KOdVxx3Q> (希伯来文)。包括在犹太学者和人权倡导者中间，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的工作定义都被认为是极具争议性和有问题的。另见 A/77/512，第69-79段。

⁹ <https://www.hrw.org/news/2019/05/07/israel-trying-deport-me-my-human-rights-work-heres-why-you-should-care>; 和 <https://www.hrw.org/news/2019/11/25/israel-expels-human-rights-watch-director-today>。

¹⁰ A/HRC/43/71.

¹¹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8/bachelet-deplores-israels-failure-grant-visas-un-human-rights-staff-occupied#:~:text=GENEVA%20\(30%20August%202022\)%20%E2%80%93,Rights%20Michelle%20Bachelet%20said%20today](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8/bachelet-deplores-israels-failure-grant-visas-un-human-rights-staff-occupied#:~:text=GENEVA%20(30%20August%202022)%20%E2%80%93,Rights%20Michelle%20Bachelet%20said%20today); 和 <https://www.alhaq.org/advocacy/17456.html>。

¹² 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units/ministry_of_strategic_affairs_and_public_diplomacy.

月，以色列议会中的利库德成员宣布了一项打击反犹太主义和非法化的议会游说，重点是抗击资助人权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外国对以色列的“破坏”。¹³

9. 在以色列政府采取行动的同时，私人个人和组织越来越多地在当地和全球阻止、干涉和压制民间社会、人权维护者和关注巴勒斯坦权利的活动。这些组织——其中一些获得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认可——为此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制作数据、传播材料、制作在线内容和出版物、监测社交媒体以及审查特定的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这些组织有效地执行和促进了政府打击民间社会的战略。一些组织得到政府成员的支持并与之合作。它们支持政府官员筹集资金，以支付与诉讼有关的法律费用，¹⁴ 为竞选活动提供工作人员，¹⁵ 合作起草政府法案¹⁶ 和建立议会游说团，¹⁷ 并参与组织良好的抹黑人权组织和个人的诽谤活动，与此同时，是政府采取针对同一些组织的行动，¹⁸ 以及其他行动。

10. 委员会收到了来自欧洲和美国民间社会组织的报告和证词，指出在批评以色列当局人权行为和为巴勒斯坦人权利大声疾呼方面，言论自由空间正在缩小。那些公开发言的人，尤其是学术界人士和公众人物，面临着激烈的诽谤运动和诉讼。¹⁹ 越来越多地把对以色列政策和行动的合法批评重新定义为反犹太主义，依据的是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 2016 年通过的有争议的对反犹太主义的工作定义。一些国家通过了国家法律和政策，藉此能够给以色列政策的批评者贴上反犹太主义标签，或将抵制等某些形式的合法抗议定为刑事犯罪。例如，2020 年 11 月 19 日，美国国务卿宣布，国务院将把参与抵制以色列的组织定为“反犹太主义”组织，包括那些支持人权高专办数据库的组织，并将认为这些组织没有资格获得政府资助。²⁰ 人权高专办数据库列出了与被占领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开展业务的公司。美国有 35 个州通过了反抵制立法。²¹

B. 针对公民空间的立法

11. 以色列当局通过了减少和限制民间社会活动的法律。这些法律包括 2011 年《预算基金会法》第 40 号修正案、2011 年《反抵制法》、2016 年《结社法》修正案、2016 年《反恐怖主义法》和 2017 年 3 月对以色列入境法的第 28 号修正案。

¹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DsWYY_vw8 (希伯来文)；和 <https://twitter.com/ArielKallner/status/1635399935511400448> (希伯来文)。

¹⁴ https://givechak.co.il/Bibi_Netanyahu?ref=nwc；<https://www.inn.co.il/news/538295> (希伯来文)。

¹⁵ <https://www.haaretz.co.il/news/politi/2016-08-02/ty-article/0000017f-f4d7-d460-aff-fff793050000> (希伯来文)。

¹⁶ <https://www.facebook.com/imtirtzu/photos/a.3093939343997011/5799329843457934/> (希伯来文)。

¹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DsWYY_vw8 (希伯来文)。

¹⁸ <https://www.ngo-monitor.org/reports/pflp-ties-six-newly-designated-terror-ngos/>。

¹⁹ <https://ccr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2015/09/Palestine%20Exception%20Report%20Final.pdf>。

²⁰ <https://2017-2021.state.gov/identifying-organizations-engaged-in-anti-semitic-bds-activities/index.html>。

²¹ <https://legislation.palestinelegal.org/>。

12. 2022 年底，以色列新政府宣誓就职，它的一项公开的使命，即是削弱司法机构，加强政府对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控制，这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民间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023 年 2 月，在全国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期间，政府开始颁布削弱司法独立的新立法。拟议的改变将破坏民主政治制度中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基本特征。法律专家警告说，它们有可能削弱对人权的保护，特别是对最弱势和最不受欢迎的群体而言，包括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寻求庇护者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²²

13. 政府还在考虑通过其他几项可能对民间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法案。其中包括一项对接受“外国政府实体”支持的协会征收 65% 收入税的法案，²³ 一项要求接受外国资助的协会在提交给高等法院的每份请愿书中声明它们得到外国政府实体支持的法案，²⁴ 一项禁止在公共场合挥舞敌国、恐怖组织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旗帜的法案，²⁵ 以及一项禁止拍摄执勤士兵的法案。²⁶

反恐立法

14. 2021 年 10 月 19 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根据 2016 年《反恐怖主义法》，指定以下六个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为“恐怖组织”：良心囚犯支助和人权协会、法律援助会、贝桑研究和发展中心、保护儿童国际巴勒斯坦分部、农业工作委员会联盟和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²⁷ 两周后，发布了一项军事命令，宣布这些组织为非法组织，²⁸ 从而允许以色列安全部队关闭它们在西岸的办事处，没收财产，逮捕和起诉其工作人员。第七个非政府组织——卫生工作委员会在该组织的一些成员被逮捕和起诉后才得知，该组织已经被宣布为非法组织。²⁹

²²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2/israel-un-human-rights-chief-expresses-concern-over-proposed-legislative>; 和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3/02/15/israels-proposed-legal-reforms-are-a-dreadful-answer-to-a-real-problem?utm_medium=cpc.adword.pd&utm_source=google&ppccampaignID=18151738051&ppcadID=&utm_campaign=a.22brand_pmax&utm_content=conversion.direct-response.anonymous&gclid=Cj0KCQiA3eGfBhCeARIsACpJNU_V5N-I0Gx1VTt_LGft0jqfzWLEPvw-GGsEulhDpvuo95wMahPqGbYaAsu6EALw_wcB&gclsrc=aw.ds

²³ <https://main.knesset.gov.il/Activity/Legislation/Laws/pages/LawBill.aspx?t=lawsuggestionssearch&lawitemid=2199819> (希伯来文)。

²⁴ <https://main.knesset.gov.il/Activity/Legislation/Laws/pages/LawBill.aspx?t=lawsuggestionssearch&lawitemid=2201102> (希伯来文)。

²⁵ <https://main.knesset.gov.il/Activity/Legislation/Laws/Pages/LawBill.aspx?t=lawsuggestionssearch&lawitemid=2199107> (希伯来文)。

²⁶ <https://main.knesset.gov.il/Activity/Legislation/Laws/Pages/LawBill.aspx?t=lawsuggestionssearch&lawitemid=2198024> (希伯来文)。

²⁷ <https://nbctf.mod.gov.il/en/Pages/211021EN.aspx>。

²⁸ https://www.alhaq.org/cached_uploads/download/2021/11/07/%D7%94%D7%9B%D7%A8%D7%96%D7%94-%D7%A2%D7%9C-%D7%94%D7%AA%D7%90%D7%97%D7%93%D7%95%D7%AA-%D7%91%D7%9C%D7%AA%D7%99-%D7%9E%D7%95%D7%AA%D7%A8%D7%A3-3-1636308962.pdf (希伯来文)。

²⁹ A/HRC/49/83, 第 30 段。

15. 委员会不了解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些行动。³⁰ 此外，委员会获悉，情报部已建议政府控告接受外国资助的个人和组织，玷污他们的声誉，并揭露他们与“恐怖主义”分子的联系。³¹ 在这些巴勒斯坦组织被指定为恐怖组织之前，以色列当局和右翼组织已经对其发起了长期运动。³²

16. 几个组织报告说，这一指定对非政府组织的方案和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到成千上万接受支助的巴勒斯坦人，包括依赖其提供的农业、粮食安全、法律支助、性别暴力和妇女保健相关服务的边缘化社区。

17. 上述七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已成为以色列安全总局(又称 **Shabak**)的攻击目标，包括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审讯和威胁。数名妇女人权维护者被任意拘留，包括两名担任高级职务的妇女，她们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5 月被判处监禁和罚款。这两名妇女都是在认罪辩诉协议基础上被定罪的，据报道，达成认罪辩诉协议是以色列当局在拘留期间虐待和施压的结果。³³ 代表一些组织的巴勒斯坦律师和以色列律师报告说，以色列官员试图阻挠他们的工作。

18. 委员会收到报告称，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尤其成为攻击的目标，其办事处自 2022 年 8 月以来一直关闭。以色列安全总局威胁十多名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的工作人员及其他的一些子女，并试图通过使用明显带有性别层面的威胁来迫使她们停止活动。一名工作人员报告通过她的女儿把她作为攻击目标，她已经接到安全总局的几个电话；另一人报告说，安全总局的特工威胁要干涉她女儿的大学申请。

C. 攻击与骚扰

19. 委员会记录了一系列事件，涉及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袭击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国际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来自希伯伦的巴勒斯坦人权捍卫者 Issa Amro 多年来受到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多次袭击。2023 年 2 月，Amro 先生在带领国际记者参观该市时，遭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人身攻击。视频画面显示，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队士兵抓住 Amro 先生的颈部，将他推倒在地，用脚踢他。³⁴ 据报道，事件发生后不久，该士兵被判处在军事监狱服刑 10 天。³⁵ 据报道，以色列军队的一名发言人试图在社交媒体上联系 Amro 先生讨论这一事件，但 Amro 先生认为利用社交媒体的做法不适当。³⁶ 袭击发生后，国家安全部

³⁰ <https://www.government.nl/documents/diplomatic-statements/2022/07/12/joint-statement-on-the-israeli-designation-of-palestinian-civil-society-organisations-as-terrorist-organisations>.

³¹ https://fs.knesset.gov.il/24/Committees/24_cs_bg_616988.pdf, 第 77 段(希伯来文)。

³² 另见 A/HRC/49/83, 第 29 段。

³³ 另见 A/HRC/52/75, 第 32-33 段。

³⁴ <https://twitter.com/Issaamro/status/1625205825760333840>.

³⁵ <https://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2023-02-13/ty-article/.premium/00000186-4c29-d5d4-a5e7-efable830000> (希伯来文)。

³⁶ <https://twitter.com/Issaamro/status/1629806810336051200?cxt=HHwWgIC-6ZWqnp4tAAAA>.

长 Itamar Ben-Gvir 表示，该士兵不应因其行为被送进军事拘留所，而应得到现有体制的支持。³⁷

20. 委员会记录了许多定居者袭击人权维护者而完全不受惩罚的案件。虽然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是定居者袭击的主要目标并遭受更加严重的后果，但在定居点和前哨附近活动的所有人权维护者，无论其年龄或性别，都日益被定居者视为暴力袭击的合法目标。2022 年 10 月，两名以色列妇女人权维护者在 Ma'ale 'Amos 定居点附近陪同巴勒斯坦人收获橄榄时遭到定居者的暴力袭击。其中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一名 70 岁的以色列活动人士，胸部和头部严重受伤，需要后送治疗。尽管该事件的某些部分有明确的记录，但委员会尚未获悉对袭击者进行了调查或提出任何指控。至少有一些妇女人权维护者被警方视为嫌疑人，这让情况进一步恶化。

21. 2022 年 9 月，一名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在 Masafer Yatta 他的农场工作时，遭到五名定居者袭击。在他用耕作用的锄头护住自己的头部时，定居者打断了他的双臂。该人权维护者在接受治疗时，被告知因涉嫌谋杀未遂和袭击定居者而被捕，并在 Ofer 的监狱被关押了 10 天。后来他被一名军事法官释放，条件是：支付保释金，并在 30 天内不得进入他的土地。这一案件是近期定居者袭击人权维护者的几个相互关联的动态的象征，包括以色列安全部队和警察没有保护人权维护者免遭此类袭击，即使被叫到现场，他们也没有追究犯罪者的责任。³⁸ 还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士兵支持和保护定居者。即使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权维护者是袭击的受害者，以色列安全部队和警察仍将他们视为罪犯，这加剧了对定居者普遍有罪不罚的现象。

D. 占领政权下的惩戒性措施和限制

22. 在被占领的西岸，以色列军事法庭系统成为压制巴勒斯坦反对派和激进主义声音并将其定罪的核心工具。广泛利用军事法庭来剥夺人权维护者的自由。委员会记录了数十起通过军事法庭系统起诉人权维护者并定罪的案件。这些案件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通过审讯进行恐吓、以色列安全部队进行骚扰，以及在不需要提供足够令人信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胁迫，使用认罪辩诉协议来定罪。³⁹ 这些因素，加上此类案件的大量发生，表明了一种通过司法措施和恐吓来打击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的系统性政策，这种战略被称为滥用法律。

23.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以色列当局根据秘密证据，在没有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使用长期或无限期行政拘留，以惩罚和限制人权维护者、记者、学生、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意见的人。委员会记录了许多巴勒斯坦民间社会行为者未经指控被行政拘留的案件。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以

³⁷ <https://twitter.com/itamarbengvir/status/1625387810571034626> (希伯来文)。

³⁸ 见调查委员会编写的会议室文件。

³⁹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files.yesh-din.org/%D7%9E%D7%A9%D7%A4%D7%98%D7%99%D7%9D+%D7%91%D7%97%D7%A6%D7%A8+%D7%94%D7%90%D7%97%D7%95%D7%A8%D7%99%D7%AA/BackyardProceedings%20fullreportEng+full+report.pdf>.

色列当局一直在利用行政拘留，将巴勒斯坦民间社会行为者赶出公共空间，以阻止他们的活动，压制他们的声音并惩罚他们，而且往往也是为了威慑其他人。

24. 委员会注意到，许多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被逮捕，并被多次带上军事法庭。有些人与同时存在的指控做斗争，其他人同时面临以色列当局和巴勒斯坦当局双方的指控。2022年8月，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一名来自 Khirbet Susiya 的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对他进行讯问，据报道指控他“在该地区制造了所有麻烦”，他认为这是指他的人权工作。⁴⁰ 他已经因2021年的一次事件被起诉，据称在该事件中，当定居者在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保卫下入侵 Susiya 村的一个游乐场时，他袭击了一名警察。⁴¹ 同样，在过去两年中，Amro 先生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拘留审问超过14次，并因据称几年前犯下的行为而接受漫长的审判。

25. 2016年，以色列当局逮捕了国际世界宣明会加沙分部主任 Mohammad el-Halabi，并以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起诉了他。他被指控将世界宣明会的资金转移给加沙的哈马斯，但世界宣明会和澳大利亚政府2017年委托进行的独立外部审计并没有发现挪用资金的证据。经过六年的拘留和基本上闭门进行的审判，2022年8月30日，el-Halabi 先生被 Be'er Sheva 地区法院定罪，并被判处12年监禁。审判他的程序存在不公平和违反正当程序的严重问题，包括没有在公开法庭上出示证据，提出受到酷刑和虐待的可信指控，以及被迫招供。⁴² 多次向他提供认罪辩诉交易，逼其承认有罪，以换取更宽大的判决，但始终遭到拒绝。鉴于严重违反正当程序，所以持续剥夺他的自由显然构成任意拘留。⁴³

26. 委员会从一些民间社会行为者那里了解到，他们的被捕和被拘留对其子女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委员会也注意到定居者的袭击给儿童造成有害影响。父母往往在以色列安全部队进行暴力夜袭后遭到逮捕和拘留，经历这种情况给儿童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这让占领政权造成的伤害又增加了一层。⁴⁴

27. 接受委员会采访的人权维护者指出，他们在被以色列关押期间受到虐待，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虐待可能构成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例子包括剥夺食物、衣服、卫生用品或剥夺睡眠，受到人身攻击、性骚扰和性侵犯。受害者指出，Be'er Sheva 法院拘留设施、耶路撒冷的 Al-Maskoubiya 设施、Ashqelon 监狱的以色列安全总局拘留和审讯设施、Ofar 军事法院拘留设施和 HaSharon 监狱，是条件特别恶劣的设施，他们在那里受到虐待。

28.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 Salah Hammouri 从小就面对以色列当局一连串的惩戒措施，最终导致他最近被驱逐到法国。2005年，他因涉嫌参与暗杀沙斯党创始人被捕，并被关押了三年。他可以选择被驱逐到法国或被监禁。他

⁴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1R2Gf5qIiI>.

⁴¹

<https://www.mekomit.co.il/%D7%AA%D7%97%D7%A7%D7%99%D7%A8%D7%9F-%D7%91%D7%A6%D7%9C%D7%9D-%D7%91%D7%A4%D7%AA%D7%97-%D7%9E%D7%A9%D7%A4%D7%98%D7%95-%D7%9E%D7%A0%D7%A1%D7%99%D7%9D-%D7%9C%D7%94%D7%A4%D7%97%D7%99%D7%93-%D7%A9/> (希伯来文)。

⁴² A/HRC/52/75，第42段。

⁴³ 同上，和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6/un-experts-condemn-israels-arbitrary-detention-and-conviction-palestinian>。

⁴⁴ 例见 A/77/328，第58段。

拒绝了驱逐出境，于 2008 年被判 7 年徒刑，并于 2011 年作为吉拉德·沙利特囚犯交换的一部分获释。⁴⁵

29. 根据以色列入境法的 2018 年第 30 号修正案，⁴⁶ 2021 年 10 月吊销了 Hammouri 先生的东耶路撒冷居留证。⁴⁷ 吊销的理由是所谓的违背忠诚，尽管他没有被告知是什么证据导致了这一决定。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行政拘留了 9 个月后，Hammouri 先生于 2022 年 12 月 18 日被驱逐，他被戴上手铐脚镣，带上飞往法国的以色列航空公司航班。

30. 几个消息来源告诉委员会，驱逐出境可能与 2008 年的定罪有关，因此是对同一行为的额外惩罚。2021 年 10 月，对内政部长的决定提交了请愿书，它辩称，吊销决定根据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人的尊严和自由》限制条款，并辩称吊销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对 2016 年《反恐怖主义法》的非法追溯适用。⁴⁸

31. 以色列当局广泛使用军事命令来维持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控制，特别是把巴勒斯坦人对公民及政治权利的享有作为打击目标。⁴⁹ 以色列的军事命令对公民空间的许多方面施加限制，并将其定为刑事犯罪，包括抗议和集会、升巴勒斯坦旗帜和支持以色列当局认为的“非法结社”。

32. 根据第 101 号军事命令，以色列安全部队经常镇压示威活动，⁵⁰ 并干扰展示国旗或国家标志。2022 年 5 月，拍摄到在西岸 Huwwarah 镇，部队在定居者摘下了一面巴勒斯坦旗帜时保护他们。当巴勒斯坦旁观者反对时，以色列安全部队将武器转向他们。⁵¹

33. 限制被占领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言论自由的政策，越来越多地适用于以色列境内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限制在以色列境内展示巴勒斯坦旗帜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尽管目前这并不违法。2023 年 1 月 27 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六名示威者，其中包括一名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律师，据称他们在海法的一次抗议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干扰一名警察并扰乱公共秩序。不久后他们被释放。在 2023 年 1 月至 4 月的全国抗议活动中，以色列当局经常没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挥舞的巴勒斯坦旗帜。⁵²

⁴⁵ <https://www.addameer.org/prisoner/2992>.

⁴⁶ https://fs.knesset.gov.il/20/law/20_lsr_491468.pdf (希伯来文)。

⁴⁷ 据报道，以色列在 1967 年至 2016 年期间取消了东耶路撒冷数千名巴勒斯坦人的居民身份。见 <https://www.hrw.org/news/2017/08/08/israel-jerusalem-palestinians-stripped-status>。

⁴⁸ <https://hamoked.org/document.php?dID=Updates2305>.

⁴⁹ <https://www.addameer.org/sites/default/files/Addameer%20Submission%20on%20the%20Illegal%20and%20Arbitrary%20Israeli%20Practices%20of%20Deprivation%20of%20Liberty%20of%20Palestinians%20in%20Occupied%20Territories.pdf>.

⁵⁰ 委员会将在未来的报告中对示威活动进行审查。

⁵¹ https://twitter.com/Ahmad_tibi/status/1527328709585166345?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527328709585166345%7Ctwgr%5E999f51033297aafcd88152cacfe06db4f8eb8bd%7Ctwcon%5Es1_&ref_url=https%3A%2F%2F (希伯来文)；和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rmy-filmed-protecting-settlers-taking-down-palestinian-flag-from-west-bank-town/>。

⁵² 例见 <https://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2023-04-02/ty-article/00000187-4346-d706-a7bf-7b5f54650000> (希伯来文)。

34. 以色列当局出于各种原因宣布军事禁区，⁵³ 目的包括暂时或永久限制人权维护者的活动。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希伯伦市和南希伯伦山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方法来阻止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的示威和声援访问。例如，在定居者发动袭击后，Huwwarah 被宣布为军事禁区，以防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聚集起来支持 Huwwarah 的居民。⁵⁴ 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被禁止进入这些区域，而定居者却被允许在这些区域自由行动，这证明封闭没有任何军事或安全理由。

35. 以色列管制外国人进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程序，对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2022 年 2 月，关于外国人进入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和在这两个地区居住程序的《协调领土政府活动》的指令，导致对接待和雇用外国工作人员的巴勒斯坦机构增加了一层限制。

E. 监视和社交媒体监控

36. 以色列当局越来越多地使用监视手段，包括在手机上安装间谍软件，来监控人权维护者的活动。2021 年 11 月，在 6 名巴勒斯坦人权工作者的手机上发现了以色列 NSO 集团的飞马间谍软件。⁵⁵ 2022 年 1 月，以色列出版物《Calcalist》报道称，警方一直在使用飞马间谍软件来非法闯入以色列公民的手机，包括那些参与 2020 年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示威者。⁵⁶

37. 以色列当局逮捕和拘留了数百名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一些以色列犹太人，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政治言论。以色列当局声称这些帖子等于认同恐怖组织和/或煽动暴力。⁵⁷ 被逮捕和拘留的人包括人权维护者、记者、艺术家、学生和学术界人士。

38. 委员会审查了基于阿拉伯语社交媒体帖子的几份起诉书，警方和司法部门对这些帖子的翻译和解释可能不准确。有一个案子涉及以煽动恐怖行为为罪名审判一名巴勒斯坦诗人，在此案中，法官承认警方的翻译不准确，他在判决书中审查了警方翻译和被告提供的专家翻译之间的差异。⁵⁸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来自内盖夫贝都因镇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而在 2023 年 2 月被起诉。他的申诉称对该帖的翻译不准确，指出阿拉伯文原文不应被解释为威胁，并强调警方使用一名警官同事而不是合格的译员进行翻译。委员会查看了阿拉伯文的原帖和警方的希伯来文翻译，也认为翻译似乎不准确。⁵⁹

⁵³ A/77/328, 第 31 段。

⁵⁴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03-03/ty-article/.premium/israeli-army-bans-left-wing-solidarity-visit-to-huwara-as-settlers-enter-freely/00000186-a642-de2a-a1ee-a65787ff0000>.

⁵⁵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research/2021/11/devices-of-palestinian-human-rights-defenders-hacked-with-nso-groups-pegasus-spyware-2/>.

⁵⁶ https://www.calcalist.co.il/local_news/article/s1b1xwx6y (希伯来文)。

⁵⁷ 例见 https://www.gov.il/BlobFolder/dynamiccollectorresultitem/hr-018/he/human-rights-replay_darin11419.pdf。

⁵⁸ 另见 https://www.nevo.co.il/psika_html/shalom/SH-15-11-4480-11.pdf, 第 35 页(希伯来文)。

⁵⁹ 另见 <https://www.haaretz.co.il/news/law/2023-02-02/ty-article/.premium/00000186-1136-dce4-afaf-1df7f3460000> (希伯来文)。

四.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

A. 政府对民间社会活动施加的限制和阻挠

39. 自 2007 年巴勒斯坦政治分裂以来，实施了一系列限制，这些限制加强了行政部门对注册为慈善协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公司的民间社会的控制。这些限制部分来源于 2007 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正式中止，这导致通过总统令立法，⁶⁰ 在损害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情况下扩大了行政部门的权力。人权组织指出，这些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不符合政府三权分立的原则。⁶¹

40. 管理民间社会的法律框架适用于整个西岸和加沙，包括关于慈善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的 2000 年第 1 号法律，以及关于公司的 1929 年和 1964 年法律及其修正案。⁶² 具体的法令一直在西岸直接适用，并在加沙得到遵守，据报道对这两个地区的民间社会独立工作的能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⁶³ 修订《非政府组织法》的 2021 年第 7 号法令加强了对预算和财务分配的监督，该法令已被暂停。关于非营利公司的 2022 年第 20 号章程要求民间社会组织向当局提交其工作计划和预算，并使其符合相关部委的计划。⁶⁴ 各组织还必须事先获得各部委和安全部门的批准，这是注册和接受资金、援助和赠款，以及为收到的资金提供正当理由的先决条件。⁶⁵ 加沙的民间社会组织报告说，它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因为它们需要得到西岸和加沙双方各部委的批准。

41. 委员会记录了西岸和加沙的几起案件，执法人员以未经事先批准举办此类活动为借口，强行关闭民间社会的活动。委员会了解到，法律并没有规定组织在封闭或私人场所举行活动或会议必须获得批准或事先通知，2003 年修订的《基本法》保障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在西岸，倡导巴勒斯坦治理民主化的社会运动尤其成为打击目标。人民变革联盟成员组织的活动多次被叫停，最近一次是在 2023 年 3 月。

42. 在加沙，凡是被视为挑战社会、宗教和政治现状的组织，在其活动中尤其成为打击目标并受到阻挠。2022 年 12 月和 2023 年 1 月，警方以没有许可证为借口，打断了加沙市一个妇女团体为记者和学生组织的几次活动。该团体的两名工作人员被传唤并接受讯问，工作人员被要求签署保护社会价值观的保证书，包括男女分开。另一个例子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不允许加沙的妇女权利组织对性别暴力行为进行独立研究，除非允许相关部委参与研究。警察巡视了该组织的办公

⁶⁰ <https://pchrgaza.org/en/position-paper-constitutional-courts-decision-to-dissolve-plc-is-political-and-illegal/>.

⁶¹ <https://www.alhaq.org/advocacy/17959.html>; <https://musawa.ps/post/musawa-publishes-the-statement-of-the-national-campaign-to-protect-civil-work-on-the-decree-law-amending-the-associations-law.html>; 和 <https://pchrgaza.org/en/annual-report-2021/>。

⁶² <https://pchrgaza.org/en/shrinking-space-government-restrictions-on-non-profit-companies-funding-in-light-of-international-standards/>.

⁶³ <https://pchrgaza.org/en/shrinking-space-government-restrictions-on-non-profit-companies-funding-in-light-of-international-standards/>; <https://www.alhaq.org/publications/18891.html>; <https://pchrgaza.org/en/annual-report-2021/>; 和 <https://www.ichr.ps/en/statements/3776.html>。

⁶⁴ <https://www.alhaq.org/advocacy/20864.html>.

⁶⁵ 另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3/04/13/palestinian-authority-blocks-registration-rights-group>。

室；在没有提供法院命令的情况下，要求工作人员提交机密文件，并向工作人员询问项目情况和对话者的身份。

B. 刑事定罪、任意逮捕和任意拘留

43. 由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近年来在西岸日益压制公民和政治环境，人权活动人士通过举行抗议、发起反运动、倡导增加透明度、增强政府内部的分权和根除腐败，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抗议和网上活动导致许多活动人士被逮捕，罪名是诽谤官员和参与非法集会。⁶⁶

44. 委员会发现，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安全机构经常通过威胁电话、审讯或告诫性访谈以及任意逮捕和任意拘留，来恐吓批评当局行为的活动人士。委员会认为，由于审讯过程往往漫长而令人生畏，这些措施旨在压制异议，鼓励自我审查，并最终限制民间社会行为者的工作。西岸的几名活动人士向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因捏造的指控而被长时间逮捕，这些指控包括未经许可拥有武器、批评当局和非法集会。活动人士还承受压力，要求他们停止表达政治异议，并允许当局查看他们的手机和社交媒体账户。

45.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根据《网络犯罪法》起诉活动人士和记者，这加强了它对网上活动的监视和控制。⁶⁷ 利用这些法律，加上定义松散的刑事条款，对持不同政见者提出刑事起诉，罪名包括威胁公共秩序和道德，“煽动教派冲突”，以及诽谤和中伤公共当局。⁶⁸ 由于指控很少导致定罪，活动人士对委员会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法律上的不确定状态”，而反复逮捕和审讯则导致长期拘留和污名化。此外，一些活动人士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反复逮捕或传唤进行审问，这两方往往进行合作。一名活动人士称这种做法为“旋转门”政策。一些人还报告说，他们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长期行政拘留，并被剥夺了程序保障。⁶⁹

C. 酷刑、不人道待遇和杀戮

46. 委员会收到的资料表明，加沙的内部安全官员和西岸的情报部门、预防性安全官员和执法官员使用酷刑和虐待来惩罚和恐吓批评者和反对者。正如联合国各机构、国际人权组织、巴勒斯坦人权组织以及巴勒斯坦国家人权机构独立人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所强调的那样，此类案件的高频率和严重性以及缺乏问责表明，

⁶⁶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21/2779/2020/en/>.

⁶⁷ <https://www.alhaq.org/publications/18891.html>;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5/6983/2017/en/>;
<https://www.hrw.org/news/2017/12/20/palestine-reform-restrictive-cybercrime-law>;
<https://www.hrw.org/news/2019/05/29/palestine-no-letup-arbitrary-arrests-torture>; 和
<https://www.fidh.org/en/region/north-africa-middle-east/israel-palestine/in-israel-campaigns-to-discredit-israeli-golan-and-palestinian-human>。

⁶⁸ <https://pchrghaza.org/en/wp-content/uploads/2020/07/PA-VIOLATIONS-english.pdf>; 和
<https://www.alhaq.org/publications/18891.html>。

⁶⁹ 另见 [CAT/C/PSE/CO/1](#)。

它们是非常普遍的。⁷⁰ 委员会注意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颁布了关于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建立国家预防机制的 2022 年第 25 号法令。

47. 委员会与几名人权维护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报告说，他们被剥夺睡眠，受到暴力威胁(包括女性家庭成员受到暴力威胁)，长期被单独监禁，遭受殴打，包括殴打身体的私密部位和脚底(falaqa)，被迫长时间处于痛苦的压力姿势(shabeh)。加沙的一名活动人士报告说，在被拘留的 15 天里，他遭到毒打，包括用鞭子和金属棍抽打脚底和背部，并被长时间双臂吊在天花板上。

48. 2021 年 6 月 24 日，14 名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成员袭击了人权维护者、政治活动人士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批评者 Nizar Banat 在希伯伦 Jabal Jawhar 的家。据目击者称，警察用棍棒殴打 Banat 先生，并近距离直接向他的嘴和鼻子喷辣椒水。他们还多次用他的头撞墙。他在医院被宣布死亡。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尸检，死因是多处受伤导致急性心肺衰竭。独立人权委员会和法律援助会的联合调查发现，他的死因是受伤导致的窒息。⁷¹ 巴勒斯坦国向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医疗评估，将 Banat 先生的死因归结于心脏衰竭，并表示他的死与逮捕期间所受的伤无关。尽管军事检察官以“故意殴打和实施酷刑导致死亡”等罪名起诉了参与袭击的 14 名军官，⁷² 但正在进行的审判受到拖延，所有 14 人都已被保释。2021 年 6 月至 8 月，Banat 先生的死引发了西岸各地的抗议活动，要求追究责任。示威遭到巴勒斯坦警察和其他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Banat 先生在死前曾收到与法塔赫运动和官员有关联者发出的死亡威胁。

五. 重点人群：所有义务承担者的行动

A. 记者和媒体

49. 委员会收到的大量资料表明，在委员会任务范围内的所有地理区域，记者都遭到所有义务承担者的骚扰和攻击。西岸的巴勒斯坦记者特别容易受到攻击，⁷³ 并且经常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军队的目标。根据巴勒斯坦记者辛迪加收集的信息，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报告，2022 年上半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发生了 479 起侵犯媒体和记者权利的事件。最常见的是拘留记者和阻止报道，其次是以色列安全部队进行的人身攻击和定居者实施的袭击。⁷⁴

⁷⁰ https://cdn1.ichr.ps/cached_uploads/download/2022/09/15/annual-rep-27-1663231719.pdf;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palestine1018_web4.pdf; <https://www.hrw.org/news/2022/06/30/joint-submission-human-rights-watch-and-lawyers-justice-committee-against-torture>; 和 CAT/C/PSE/CO/1。

⁷¹ https://cdn1.ichr.ps/cached_uploads/download/2022/03/07/the-joint-fact-finding-report-issued-by-icmr-and-al-haq-regarding-the-killing-of-activist-nizar-banat-final-1646638380.pdf (阿拉伯文); 和 <https://www.hrw.org/news/2022/06/30/palestine-impunity-arbitrary-arrests-torture>。

⁷² A/HRC/49/25, 第 26 段。

⁷³ 委员会将在下一份报告中详细报告 Shireen Abu-Akleh 被杀的情况。

⁷⁴ <https://www.ifj.org/media-centre/news/detail/category/press-freedom/article/palestine-pjs-reports-479-media-rights-violations-in-first-half-of-2022.html>; 和 https://www.ifj.org/fileadmin/user_upload/PJS_-_Report_media_violations_first_half_2022.pdf。

50. 以色列当局经常指控巴勒斯坦记者在新闻工作、发布的内容或社交媒体帖子中煽动实施恐怖袭击。例如，据报道，2023年1月18日，以色列安全机构官员进入一名巴勒斯坦记者的家，将其逮捕并拘留了四天，然后释放而没有提出指控。该记者被问及为何拍摄囚犯及其家人的照片，并被告知他参与了煽动。⁷⁵ 关于执行《奥斯陆协定》的法律禁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各机构在耶路撒冷市区范围内运作，根据该法律，与西岸同行合作的东耶路撒冷记者和媒体机构越来越多地成为以色列当局的打击目标。据报道，2023年3月21日，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签署了一项命令，停止东耶路撒冷一家媒体公司的业务，该公司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频道“巴勒斯坦之声”提供通信服务。据报道，五名记者也被传唤调查。⁷⁶

51.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将被认为与反对党有关联的巴勒斯坦记者，或虽无关联但产生批评当局的报道的记者作为打击目标。记者们报告说，他们遭到任意拘留，被长时间剥夺接触律师的权利，并被虚假指控，以便为长期拘留辩护。一些记者报告说，在审讯期间，他们被迫让安全官员查看其手机上的内容，并受到虐待、辱骂和威胁。加沙的记者向委员会强调，需要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成为加沙情报部门的目标。西岸的记者报告说，安全部门成员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批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那里的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包括报道2021年Banat先生在巴勒斯坦关押期间死亡后的抗议活动时，遭受攻击和骚扰。

52. 委员会记录了几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巴勒斯坦安全机构对媒体机构和记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就特定的主题或从某些地方发出报道。在没有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两名记者分别于2022年12月和2023年1月被加沙安全部队传唤和审讯，并要求他们披露调查加沙大学性骚扰的机密信息和来源。加沙当局批评他们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

53. 尽管以色列记者的境况明显好于巴勒斯坦记者，但他们也越来越多地面临威胁和骚扰，特别是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记者、报道巴勒斯坦权利的记者或被视为“左翼”新闻机构成员的记者。2022年12月27日，记者Israel Frey因涉嫌煽动恐怖主义被以色列警方逮捕，因为他发布了一条推文，声称不认为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是恐怖主义。⁷⁷ 在右翼组织提出投诉后，进行了调查。⁷⁸ Frey的被捕受到了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这些组织强调，发布一条有争议的推文不是刑事犯罪。⁷⁹ 同样，2023年3月11日，另一名以色列记者因一条推文受到

⁷⁵

<https://www.mekomit.co.il/%d7%a2%d7%99%d7%aa%d7%95%d7%a0%d7%90%d7%99-%d7%a4%d7%9c%d7%a1%d7%98%d7%99%d7%a0%d7%99-%d7%a0%d7%a2%d7%a6%d7%a8-%d7%9c%d7%90%d7%a8%d7%91%d7%a2%d7%94-%d7%99%d7%9e%d7%99%d7%9d-%d7%91%d7%92%d7%9c%d7%9c/> (希伯来文)。

⁷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UMNFyfVo8>; <https://www.wafa.ps/pages/details/68147> (希伯来文)。

⁷⁷ <https://twitter.com/freyisrael1/status/1568931013509935106> (希伯来文)。

⁷⁸ <https://www.zman.co.il/377955/> (希伯来文); 和 <https://twitter.com/shamaiglick/status/1607709620620894208> (希伯来文)。

⁷⁹ 例见 <https://twitter.com/acrionline/status/1607717502137794563> (希伯来文)。

警方讯问，该推文建议以色列总理不要前往柏林，因为他可以预计那里会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⁸⁰

54. 委员会还记录了以色列政府越来越多地试图干涉独立的新闻广播和独立媒体，其中包括宣布关闭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HaTa’agid”)的计划，这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包括欧洲广播联盟的一项声明。⁸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记者因表达观点而遭到网上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导致雇佣合同被终止。因此，据报道，以色列媒体和新闻广播公司的自我审查越来越多，那些报道占领和巴勒斯坦权利的人尤其受到影响。

B. 妇女人权维护者

55. 委员会记录了在与 Nizar Banat 之死有关的抗议活动之后，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妇女人权维护者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几起案件。⁸² 妇女人权维护者报告说，她们在抗议期间遭到性侵犯、性语言虐待和强奸威胁。虽然一些受害者向警方投诉并指认了袭击者，但调查委员会不知道有任何犯罪者被追究责任。

56. 妇女人权维护者在参加抗议活动后，还遭到网上骚扰和诽谤，包括性引诱，这是一种通过评论和暗示妇女人权维护者的性偏好来诋毁她们的常见做法。她们还遭受了人肉搜索这种在网上分享某人的私人信息以羞辱和孤立受害者的做法。委员会听到可信的报道称，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成员在抗议期间没收了妇女的手机，将她们的私人照片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同时张贴暗示其性淫乱或从事卖淫的帖子。⁸³ 一名妇女告诉调查委员会，她的手机在一次抗议中被警察没收，不久后，她的私人照片被发布在有她名字的虚假 Instagram 账户上。男性熟人和家庭成员也收到带有她私人照片的信息，图片说明是：“我是妓女，我需要一个男人来睡觉。”

57. 妇女人权维护者还报告称，在与法塔赫运动有关的脸书账户上，流传带有她们名字的虚假性暗示视频和图片，企图诋毁和侮辱她们。一名妇女讲述了虚假的色情视频如何作为诽谤运动的一部分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发送给她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对妇女人权维护者的这种污名化和骚扰也导致这些妇女的子女遭受严

⁸⁰ https://www.haaretz.co.il/opinions/2023-03-12/ty-article-opinion/.highlight/00000186-d55b-dd07-a19e-dddb666a0000?utm_source=App_Share&utm_medium=Android_Native&utm_campaign=Share (希伯来文)。

⁸¹ <https://www.ebu.ch/news/2023/01/independence-of-israeli-public-broadcaster-under-threat-says-ebu-director-general>.

⁸² <https://www.bisan.org/wp-content/uploads/2022/08/SHRINKING-SPACE-FOR-WOMEN-ACTIVISTS-00000002.pdf>; 和 <https://palsawa.com/post/309516/%D8%A7%D9%84%D9%86%D9%82%D8%A7%D8%A8%D8%A9-%D8%AA%D8%AF%D9%8A%D9%86-%D8%A7%D9%84%D8%A7%D8%B9%D8%AA%D8%AF%D8%A7%D8%A1%D8%A7%D8%AA-%D8%B9%D9%84%D9%89-%D8%A7%D9%84%D8%B5%D8%AD%D9%81%D9%8A%D9%8A%D9%86-%D9%88%D8%AA%D9%87%D8%AF%D9%8A%D8%AF%D9%87%D9%85-%D9%81%D9%8A-%D8%B1%D8%A7%D9%85-%D8%A7%D9%84%D9%84%D9%87> (希伯来文)。

⁸³ 另见 https://cdn1.ichr.ps/cached_uploads/download/2022/09/15/annual-rep-27-1663231719.pdf, 第 59 页。

重的精神痛苦。另一名妇女告诉调查委员会：“张贴暗示我有性外遇的照片可能会毁了我的生活。这是确保我被杀的最好方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出的信息很明确——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在一秒钟内毁掉你和你的家庭。”

58. 一些妇女人权维护者遭受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法塔赫运动相关人员的性别暴力，她们报告说，她们感到不安全、孤立和羞辱；她们没有得到警方或相关人权组织的任何支持。抹黑运动造成的影响因妇女从其家庭获得的支持程度而异，一些妇女发现自己在家庭中面临性别暴力的风险，包括被杀的危险。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有时会与家庭成员、当地社区和部落领袖联系，对家庭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阻止妇女人权维护者参与公民活动，情况因此而更加严重。一名妇女报告说，在她参加了一次抗议活动后，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联系了她的家人，随后她收到了亲戚发来的死亡威胁。

59. 除了因参加示威活动而成为攻击目标之外，著名的妇女人权维护者还面临反性别平等权利团体发动的全国性仇恨运动，其原因是这些团体反对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妇女人权维护者相关的活动。这些团体在保守的宗教和传统社区领袖和政治团体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集会、公共广告牌和在线仇恨宣传，包括在拥有数万追随者的社交媒体账户上进行仇恨宣传，把西岸和加沙的著名妇女人权维护者作为目标，发起了全面的反性别平等权利运动。这些团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了妇女人权维护者的姓名和照片，并张贴仇恨言论、威胁、煽动暴力、宗派诽谤、中伤和造谣。把妇女人权维护者描述成外国代理人 and 占领当局的合作者，是对巴勒斯坦社会的威胁。据报道，由妇女人权维护者领导的组织，其工作人员也受到直接的威胁。

60. 独立人权委员会多次要求检察院为妇女人权维护者提供保护，并对这些团体采取法律措施。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称，检察官已开始对其中一些事件进行调查。然而，妇女人权维护者报告说，尽管向西岸和加沙的有关当局提出了投诉，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这些运动，保护妇女或追究犯罪者的责任。一名妇女举报了一个包含仇恨言论和煽动的脸书网页，但 Meta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委员会了解到，宣传《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妇女人权维护者被称为“cedawiyat”，她们被污名化到“cedawiyat”成为一个贬义词的程度。妇女人权维护者还报告称，由于害怕受到攻击，她们进行自我审查。她们还表示，受到妇女组织支持的处境脆弱的妇女，包括在加沙避难所避难的性别暴力受害者，有可能因这场运动而暴露身份。

C. 艺术家和文化活动人士

61. 以色列历届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与占领、巴勒斯坦权利或政府认为偏离官方叙事的其他主题有关的艺术和文化表达。委员会记录了在压制艺术创作方面采取的几种方法，包括直接审查、威胁或实际拒绝资助、威胁支持这些艺术家的机构（如电影院、地方议会和画廊）、地方当局取消活动以及强迫活动从政府或公共资助的机构转移到私人场所。地方当局和右翼组织的联合行动正越来越多地迫使文化活动关闭，迫使画廊审查艺术展览。

62. 政府的更大干预在以色列纪录片中尤为明显，即试图减少批评以色列政策的纪录片的资金来源，或将现有的资金机会仅限于那些“忠于”国家的纪录片。2019年，政府试图阻止向 Docaviv 电影节的获奖电影《倡导者》支付奖金。在一

份法律意见中，副检察长得出结论认为，文化和体育部和地方当局无权干涉文化机构展示的艺术内容。该意见还指出，这种干预对艺术和文化领域的表达自由产生了令人恐惧的影响。⁸⁴ 尽管如此，文化和体育部长在 2023 年 1 月宣布，他打算追溯取消政府为两部纪录片提供的资金，这两部纪录片是关于以色列控制希伯伦的《H2: 占领实验室》和关于巴勒斯坦儿童被监禁的《一天两个孩子》。⁸⁵ 几位以色列电影制作人告诉委员会，虽然目前没有法律依据让政府追溯性地取消资助，但他们担心法律会被修改以允许这样做。《H2: 占领实验室》的导演之一 **Idit Avrahami** 告诉调查委员会：“他们声称自己没有审查文化，因为他们只是对资金的发放施加了条件。但归根结底，国家通过文化部为以色列的文化提供主要资金，所以这种影响就是审查。”

63. 委员会承认艺术和文化在加强一个民族的身份和历史方面的力量。委员会记录了以色列当局和右翼组织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以色列和西岸针对巴勒斯坦文化、身份、历史叙事和遗产的实例。这些行为包括干预文化和艺术内容、攻击文化中心和侵占文化。例如，据报道，2022 年 12 月，以色列当局要求一个流媒体平台停止播放约旦电影《Farha》。⁸⁶ 这部电影来自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了一个巴勒斯坦女孩在 1948 年浩劫期间，目睹一个巴勒斯坦家庭被以色列士兵杀害的故事。据报道，财政部长宣布，国家将取消计划放映这部电影的一家雅法剧院的资金。⁸⁷ 《Farha》的巴勒斯坦-约旦电影摄制者 **Darin Sallam** 描述了巴勒斯坦叙事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否认浩劫和否认这些杀戮的发生以及种族清洗的发生，就是否认一个民族经历的悲剧。……我们将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将让我们的声音传遍各地。”⁸⁸

64. 巴勒斯坦人面对越来越多的辱骂性言论，这些言论声称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人民⁸⁹ 或巴勒斯坦文化，这显然是企图抹去他们的身份、文化和历史。2022 年 12 月，以色列右翼团体到海法文化中心 **Beit Ha'Gefen** 举行抗议活动，几个人进到里面，大声喊叫并打断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小组讨论。抗议者包括 **Otzma Yehudit** 党的议会右翼成员。据报道，抗议者向参与者高喊“没有巴勒斯坦文化”，并扰乱了活动。⁹⁰

⁸⁴ http://a59952db-05ff-468c-a8f0-411f44dfbc9c.filesusr.com/ugd/01368b_d49888371b0f45f09d322373ea8c236e.pdf (希伯来文)。

⁸⁵ <https://www.haaretz.co.il/gallery/cinema/2023-01-16/ty-article/.premium/00000185-bac5-deab-ad97-facf81cd0000> (希伯来文)。

⁸⁶ <https://www.ynet.co.il/entertainment/article/hyexwrvpj> (希伯来文)。

⁸⁷ <https://www.maariv.co.il/culture/movies/Article-962191> (希伯来文)。

⁸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qlMt1Tr_8&t=308s。

⁸⁹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mar/20/israeli-minister-condemned-claiming-no-such-thing-as-a-palestinian-people-bezalel-smotrich>。

⁹⁰

<https://www.1075.fm/%D7%92%D7%9D-%D7%9C%D7%97%D7%95%D7%A4%D7%A9-%D7%94%D7%91%D7%99%D7%98%D7%95%D7%99-%D7%99%D7%A9-%D7%92%D7%91%D7%95%D7%9C-%D7%A2%D7%A9%D7%A8%D7%95%D7%AA-%D7%94%D7%A4%D7%92%D7%99%D7%A0%D7%95-%D7%A0/> (希伯来文)；和 <https://www.haaretz.co.il/gallery/2022-11-21/ty-article/.premium/00000184-9988-dc14-a99e-b9eb37300000> (希伯来文)。

D. 促进多样性的文化中心和包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

65. 委员会记录了 2022 年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在拉马拉实施的一系列袭击，这些袭击减少了促进多样性艺术和文化表达的文化艺术中心的公民空间。艺术家因其实际的或感知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及意识形态信仰而被禁止表演。活动人士报告说，他们严重担心为获得公众支持和合法性而将此类袭击政治化。西岸的一名文化活动人士告诉委员会：“艺术家和中心如展示与主流观点不同的艺术，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性别奇异者正在成为攻击的目标，有些活动受到暴力关停。”

66. 委员会记录了巴勒斯坦警察强行关停活动并逮捕参与者的案件，警察声称组织者没有事先获得主办活动的批准，尽管法律并没有要求这种批准。据报道，组织者和参加活动者被警方传唤或任意逮捕并带走审问。在某些情况下，组织者被迫签署文件，承诺在未获得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不举行活动。他们还被问及与西岸促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权利的组织的组织的关系，并被迫指认这些人，才能被无罪释放。⁹¹ 委员会收到的报告称，一些人受到警官的虐待性审讯和有辱人格的对待，包括性威胁和性引诱，例如对与性别认同有关的外貌评论和关于性取向的问题。

67. 巴勒斯坦警察也没有保护人们免遭鼓吹反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人权的团体的暴力袭击。在一起这样的案件中，一群大约由 40 人组成的袭击者，先根据所谓艺术家的性取向，要求组织者取消一场音乐会，然后向一个文化中心投掷石块。该中心的外观被摧毁，至少有两名与会者受伤。受害者一再打电话请求援助，但巴勒斯坦警察没有回应，也没有干预，虽然袭击开始时，他们就在中心外面并与袭击者交谈。袭击发生后，警方逮捕了几名与会者，但没有告诉他们被捕的原因。就委员会所知，尽管在社交媒体包括在脸书上公开披露其参与袭击并发布帖子煽动仇视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仇恨和暴力，但没有一名犯罪者被起诉。由于害怕进一步的报复，该中心被迫关闭并停止了所有活动。

六. 结论

68. 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国政府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侵犯了结社、表达和意见自由的人权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委员会认定，一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参加或参与文化生活的人权、适当住房权、健康权和工作权，也遭到侵犯。这些权利正受到各种方式的侵犯，包括骚扰、威胁、逮捕、审讯、拘留、酷刑以及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委员会认定，立法是所有义务承担者用来对民间社会行为者的活动空间施加限制的一个重要方法，委员会认为这种限制既不必要也不相称。

69. 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当局压制质疑政府政策和言论的民间社会发声，与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确保和维护永久占领的目标有着内在的联系。

70. 以色列当局利用反恐立法，将民间社会组织归类为恐怖组织，目的是使这些组织非法化并孤立它们，破坏其活动，并损害向它们提供国际资助和支持。委员

⁹¹ 另见 A/HRC/46/63, 第 40 段；和 A/HRC/40/39, 第 55 段。

会有合理的理由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当局将六个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定为恐怖组织，并将第七个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定为非法组织是没有道理的，是为了压制民间社会的声音，侵犯了人权，包括结社自由、表达和意见自由以及和平集会权、隐私权和公平审判权。⁹²

71. 以色列当局对人权维护者使用间谍软件，侵犯了结社自由、表达自由和隐私权。这种对隐私权的干涉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相称的，因为它使信息的收集范围过于广泛。它侵犯了被监视者的隐私权，也侵犯了与他们接触的许多其他人的隐私权。⁹³

72. 巴勒斯坦记者尤其成为攻击的目标，经常遭到骚扰、袭击、逮捕、拘留以及煽动暴力的指控，这似乎是阻止他们继续工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巴勒斯坦记者越来越害怕并进行自我审查。以色列记者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监视和成为目标，他们出于对骚扰和失业的恐惧而进行自我审查。委员会提醒所有义务承担者，它们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记者享有的安全和自由的权利。⁹⁴

73. 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当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使包括记者在内的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其中一些虐待可能构成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这违反了国际法。⁹⁵

74. 妇女人权维护者仍然站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因此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面临重大和独特的风险。这些维权者成为国家行为者和反性别平等权利团体的特别目标，因为认为她们挑战了宗教和文化规范及现状，是对其他妇女的警告。委员会认定，对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性别暴力缺乏问责，这允许并鼓励了把妇女人权维护者作为攻击目标。

75. 在压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民间社会发声，以及压制世界各地倡导巴勒斯坦权利者发声方面，非国家行为者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都允许，并在某些情况下鼓励和支持非国家行为者的行动。以色列右翼团体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和个人作为攻击目标，途径包括举行示威，扰乱活动，迫使当局阻止关注巴勒斯坦人权利或占领的活动，并进行网上骚扰。在被占领的西岸，一些团体通过暴力、出于仇恨的攻击和煽动暴力的社交媒体运动，将目标对准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以及代表或展示包容性、基于权利的价值观念的文化中心和艺术家。委员会强调《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积极义务，并强调不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或尽职尽责地防止、惩罚、调查或补救私人或实体造成的伤害，即是违反了该《公约》所载的国家保护义务和责任。⁹⁶ 特别是脸书，对删除违反其社区标准的内容的请求，未能通过其母公司 Meta 作出回应。

⁹²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条。

⁹³ 同上，第十七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

⁹⁴ A/HRC/24/23, 第 10-16 段；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

⁹⁵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 条。

⁹⁶ 第二和第二十六条；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8 段。

76.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对民间社会成员的袭击和逮捕对儿童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那些遭受安全部队暴力夜袭、搜查、盘问和父母被带走的儿童。⁹⁷ 特别是发现，逮捕和拘留人权维护者，以及以色列安全部队或定居者的不断威胁和袭击，导致家庭破裂，增加了儿童的心理创伤和恐惧。

77. 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缩小文化空间的行动影响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艺术家和文化活动人士，侵犯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文化权利。⁹⁸ 以色列当局对艺术资助施加越来越多的歧视性限制，右翼团体进行干预，并迫使地方当局和机构取消侧重巴勒斯坦权利和占领的活动。巴勒斯坦警察以文化活动人士和其他个人实际的或被认为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为由，对其进行任意逮捕，并让他们遭受虐待性讯问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他们也未能保护这些个人和组织免受暴力和骚扰。

78. 委员会注意到，据报道，以色列当局和非国家行为者试图干涉以巴勒斯坦文化、艺术、历史和遗产为重点的活动，并注意到以色列政府成员发表的旨在抹去巴勒斯坦身份的言论，其性质令人震惊。

79. 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对民间社会组织采取的一些行动可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可能构成国际法规定的罪行。这些行动包括拘留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并将他们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转移到以色列，这违反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规定占领国不得在被占领土以外拘留受保护人员。⁹⁹ 委员会认定，涉及“违背忠诚”的根据 2018 年以色列入境法修正案吊销东耶路撒冷居住证构成战争罪，因为这是对被占领土受保护人口实施的。委员会强调指出，要求被占领土受保护的居民效忠，这违背了国际法，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¹⁰⁰

80. 此外，委员会认定，将 Salah Hammouri 从东耶路撒冷强行驱逐到法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即将受保护的人从被占领土驱逐。在一份可能的犯罪人名单上，委员会保留了可能对相当于非法驱逐的战争罪负有刑事责任的个人的信息。委员会注意到，Hammouri 先生被驱逐出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个人是否知道他非法驱逐出境，因此可能犯下战争罪，即协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战争罪。委员会打算进一步探讨参与强行驱逐的所有人的刑事责任。

81. 委员会认定，巴勒斯坦国把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活动家作为攻击目标，目的是压制不同意见，这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公众批评和全国范围的抗议表明，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正在减弱，这导致镇压激增和削弱了民间社会行为者重要工作的立法趋势。关于 Nizar Banat 被害一事，委员会获得的证据表明，国家参与了杀害事件，法院的诉讼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委员会还对 Banat 先生死后的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感到关切。

⁹⁷ 《儿童权利公约》第 2 条、第 3 条第 1 款、第 6 条第 2 款、第 8 条第 1 款、第 9 条第 1 款、第 16 和第 19 条。

⁹⁸ 第十五条第一款。另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

⁹⁹ 第四十九和第一百四十七条。

¹⁰⁰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第四十五条；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六十八条。

82. 活动人士遭到以色列当局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双方的逮捕和拘留，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委员会收到的证据表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共享信息，活动人士经历了逮捕和拘留的“旋转门”，此事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调查。委员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由于占领的现实而面临的限制，以及占领对作为义务承担者行使权力的影响，但委员会认为，必须独立于这些情况，对记录在案的针对民间社会行为者的侵权行为进行审查，并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责任得出结论。

83.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官员诉诸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来压制西岸妇女人权维护者的声音。委员会认定，这些性别犯罪在 2021 年的抗议活动后普遍存在，其目的是通过强化妇女社会角色的规范，阻止妇女在公共场所采取行动。妇女因性别而成为攻击目标。与其男性同行相比，她们受到明显的基于性别的污名化和孤立，手段包括在网上曝光私人信息或虚假信息，这使妇女人权维护者在其社区内面临遭受暴力的风险。委员会强调，巴勒斯坦国有义务采取具体行动，谴责、预防、调查、起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对妇女人权维护者实施的暴力行为，并提供补救措施。¹⁰¹

84. 委员会认定，巴勒斯坦国未能防止和调查反性别平等权利团体侵犯倡导性别平等的妇女人权维护者的人权，即是未能履行其确保个人权利不受私人行为侵害的义务。这违反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义务(第二条和第七条(c)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条)规定的义务，即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公共生活中对妇女的歧视，确保男女在所有人权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85.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把表达不同政见者作为攻击的目标，制造了一种以自我审查为特征的压抑的恐怖气氛。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被视为挑战政治、宗教和社会现状的民间社会行为者最有可能在其活动中成为攻击目标，遭到压制或阻挠。

七. 建议

86. 委员会建议所有义务承担者：

(a) 确保结社、表达和意见自由的权利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和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并确保包括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妇女人权维护者在内的民间社会行为者能够安全、自由地开展活动，不受骚扰或报复；

(b) 确保所有因其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活动而人权遭受侵犯或践踏，或遭受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民间社会行为者获得有效补救。

87. 委员会建议以色列政府：

(a) 毫不拖延地立即停止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行动，包括从被占领土非法驱逐或转移受保护人员，并允许这些人返回其合法住所；

¹⁰¹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条和第七条(c)项；《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 4 条。

(b) 立即停止系统性的做法，如任意逮捕和任意拘留、行政拘留、骚扰和抹黑运动，这些做法恐吓、惩罚和压制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特别是巴勒斯坦人，这侵犯了他们的结社、表达和意见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

(c) 立即停止可能构成酷刑或虐待的做法；并确保对此类侵权行为的所有指控进行及时、公正和独立的调查，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d) 采取紧急行动，追究包括定居者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侵犯民间社会人权行为的责任；

(e) 废除阻碍民间社会工作的法律和规定，包括设置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财政、程序和技术障碍的法律；并中止任何可能对民间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的立法草案；

(f) 紧急撤销对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恐怖组织或非法组织的认定。

88. 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国政府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

(a) 立即停止旨在恐吓和压制人权维护者的做法，包括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或虐待或杀害、骚扰和恐吓，特别是针对妇女人权维护者的这些做法，并停止强行关停文化活动和和其他活动；确保对此类侵权行为的所有指控进行及时、公正和独立的调查，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b)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妇女人权维护者能够平等地参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立即停止有性别区分地把妇女人权维护者作为打击目标，并立即调查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包括性暴力，确保追究犯罪者(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者)的责任；

(c) 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对民间社会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的侵犯人权行为，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89.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会员国：

(a) 呼吁以色列政府撤销对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的恐怖组织和非法组织认定；停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民间社会组织适用 2016 年《反恐怖主义法》；公开谴责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针对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全世界批评以色列政策和行动或支持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展的运动；

(b) 呼吁巴勒斯坦国举行大选。

90. 委员会建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优先调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局势，包括查明在法院管辖范围内直接犯罪者、行使指挥责任者以及协助或教唆实施犯罪的个人。